

真 正 纯 美 阅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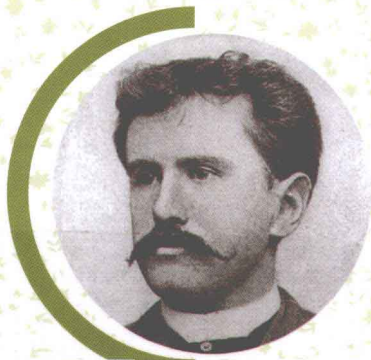
用 心 体 会 文 字 之 美

(美) 欧·亨利◎著

郭漫◎选编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Selected Short Story Of O. Henry



时间还不晚，他还算年轻，他要再
现当年的雄心壮志，并坚定不移地去实
现它。

航空工业出版社

(美)欧·亨利◎著

郭漫◎选编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料。欧·亨利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 300 多篇小说，代表作有小说集《白菜与国王》、《四百万》、《命运之路》等。其中一些名篇，如《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等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本书从他的名篇中精选了 26 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美)亨利(Henry, O.)著;
郭漫选编.--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3
ISBN 978-7-80243-833-0

I.①欧… II.①亨…②郭…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849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Ohengli Duanpianxiaoshuo Jingxuan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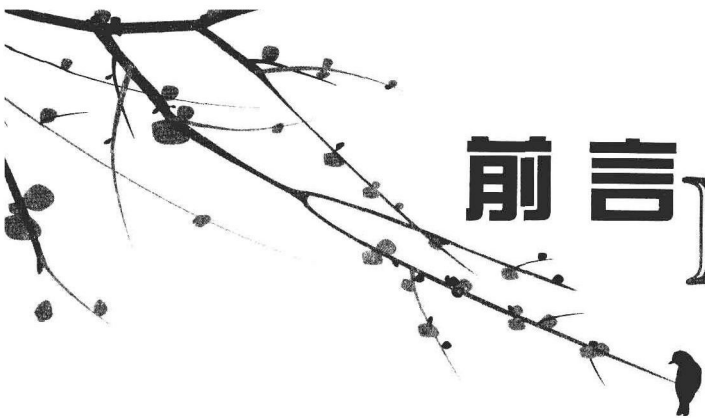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20000

定价:16.80 元



前言 Foreword

欧·亨利(O.Henry, 1862—1910), 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 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一生富有传奇性, 只接受过几年正规学校教育。在担任银行出纳员的时候, 因为技术故障出现资金亏缺, 欧·亨利涉嫌挪用公款而遭到起诉, 逃亡一年后被捕入狱。在监狱服刑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 同时也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 《重获良知》就是他根据一位同狱犯人提供的故事情节改编而成的。这段时间, 基于犯人的身份不敢使用真名, 于是用一部法国药典编者的名字作为笔名。

欧·亨利创作的小说有 300 多篇。他的代表小说集有《白菜与国王》、《四百万》、《西部之心》、《被剪亮的灯盏》、《命运之路》等。其中, 他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如《麦琪的礼物》、《爱的牺牲》、《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最后一片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都被列入世界优秀短篇小说之中。本书从中精选了 23 篇。

从题材的性质来看, 他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写中美洲特别是写洪都拉斯的; 写美国西部特别是写得克萨斯州的; 写纽约市特别是写曼哈顿区的。其中数量最多、写得最精彩的是那些写纽约曼哈顿的作品, 故有“曼哈顿的桂冠诗人”之称。

欧·亨利一生困顿, 常与失意落魄的小人物同甘共苦, 又能以别出心裁的艺术手法表现他们复杂的感情。他的作品构思新颖, 语言诙谐, 结局常常出人意料。因为描写了众多的人物, 富于生活情趣, 他的作品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在世界各地都拥有众多读者, 他的作品还有不少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编 者

目录

麦琪的礼物·····	001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006
财神和爱神·····	010
警察与赞美诗·····	016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022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028
爱的牺牲·····	033
龙牙草·····	039
最后一片藤叶·····	045
命运之路·····	051
菜单上的春天·····	070
伯爵与婚礼上的来客·····	075
耗费钱财的情人·····	081
重获良知·····	086
被剪亮的灯盏·····	093
钟摆·····	102
还没有讲完的故事·····	106
迷人的侧影·····	112
丑小鸭麦吉·····	118
托宾的手相·····	124
藏匿的黑比尔·····	131
生活的陀螺·····	141
哈格雷夫斯的骗局·····	146

麦琪的礼物

反复数了3次，还是1元8角7分钱。全都在这儿了，其中还有6角是1分1分的铜板。这些钱是从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磨硬泡扣下来的，直弄得自己羞愧难当，也深感这种交易实在丢人现眼。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号之外，德拉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她也这样做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以后，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8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称得上“乞丐窝”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30美元。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20美元，“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提到的德拉，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蒙蒙的后院，一只灰白色的猫正在灰白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她想要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可是只有1元8角7分钱，这还是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

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分地积攒下来的。一周 20 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总是支出大于预算。只有 1 元 8 角 7 分钱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间，去筹划送他一件满意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该有点儿配得上吉姆的东西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 8 美元的公寓壁镜。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象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身材苗条的德拉，已精通了这门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迅速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 20 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折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基督教《圣经》中朝觐所罗门王，以测其智慧的示巴女王，她以美貌著称）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有一天德拉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在窗外晾干，也会让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披散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着光芒，就像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面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脸过于苍白，冷若冰霜，同“索弗罗妮”的雅号简直对不上号。

“你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把帽子拿掉，让我看看发样。”

那褐色的瀑布披散了下来。

“20 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的抓起头发。



“快给我钱。”德拉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她挨个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时间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愉快地飞掠而过。

她找遍了各家商店，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绝非为别人。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潢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一定属于吉姆所有。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分。她花去 21 美元买下了，匆匆赶回家，只剩下 8 角 7 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

因为用旧皮带来代替表链，尽管表很华丽珍贵，但他有时也只是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狂喜有点儿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破坏。

不出 40 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卷发，看起来活像一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地、苛刻地照来照去。

“假如吉姆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的话，”她自言自语地说，“他定会说我像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 1 元 8 角 7 分钱，我能干什么呢？”

7 点钟，她煮好了咖啡，把煎锅放在热炉上，随时都可以做肉排。

吉姆一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下面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紧张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道：“求求上帝，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而又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才 22 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呀。

吉姆站在屋里的门口边，纹丝不动地，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他的神情让她无法理解，感到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无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你不会介意，是吗？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着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嘛，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望这房间。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差不多是白痴似的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这是圣诞前夜，好人儿。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说：“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爱啊。我去做肉排了，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别对我产生误会，德拉，”他说道，“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认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我对我妻子的爱。不过，你只要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为什么我那样愣头愣脑的了。”

德拉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接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这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是一整套发梳，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但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有资格佩戴这垂涎已久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已没有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搂在胸前，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被泪水迷蒙的双



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

随后，德拉活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的美丽礼物呢。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伸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

“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它。现在，你每天可以看 100 次时间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不但不按她的吩咐行事，反而倒在睡椅上，两手枕在头下，微微笑着望着她。

“德拉，”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保存一会儿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目前尚不宜用。我卖掉了金表，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你做肉排吧。”

正如大家所知，麦琪是聪明人，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了送圣诞礼物这玩意儿。由于他们是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碰上两样东西完全一样，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对方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

他们就是麦琪（指圣婴基督出生时，从东方来送礼的 3 位圣贤的人）。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早上9点半，证券经纪人哈维·马克斯韦尔在年轻女速记员的陪同下，步履轻快地来到办公室。机要秘书皮彻通常毫无表情的面孔不禁露出一丝好奇和诧异。马克斯韦尔只随口道了声“早上好”，便径直走向办公桌，匆忙得好像想一步跨过桌面，随后就一头扎进一大堆等着他处理的信件和电报中。

年轻女郎给马克斯韦尔当速记员已经有一年了。她异常秀美动人，绝非草草几笔就能简单描述。她不愿采用华丽诱人的庞巴杜式发型，不戴项链、手镯等任何装饰物。她脸上没有随时准备受邀外出进餐的神气。她的灰色衣服素净朴实，但却生动地勾勒出她那玲珑的身材。她精巧的黑色无边帽上插了根艳绿色金刚鹦鹉毛。今天早上，她春风满面，温柔而羞涩。她的眼波流转，双颊桃红妖烧，满面乐容，又略带一丝回味。

好奇之余，皮彻发现今天她的举止也有点儿异样。她没有直接到里间自己的办公室去，而是滞留在外间办公室，犹豫着好像拿不定主意似的。她慢慢蹭到马克斯韦尔桌边，离他很近，足以让他意识到她的存在。

坐在办公桌前的他已经不再是个常人，而是一个繁忙的纽约证券经纪人，一架完全受嗡嗡作响的轮子和张开的弹簧驱动机器。

“嘿，怎么啦？有事？”马克斯韦尔问，语气尖刻。那些拆开的信件堆了满满一桌，就像演戏用的假雪。他锐利的灰蓝色眼睛，毫无人情味儿，严厉粗暴，不耐烦地盯着她。

“没什么。”速记员回答说，然后微笑着走开了。

“皮彻先生，”她问机要秘书，“马克斯韦尔先生昨天提没提过另外雇一名速记员的事？”



“提过，”皮彻说，“他吩咐我另外找一个。昨天下午我已通知职业介绍所，让他们今天上午送几个来面试。现在已经9点45了，可还没有一个人露面哩。”

“那我还是照常工作好啦，”年轻女郎说，“等有人替补再说。”说完她马上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边，在老地方挂起那顶插有金刚鹦鹉毛的黑色无边帽。

如果没有目睹到曼哈顿经纪人在生意高峰时刻的那股紧张劲儿，那么谁搞人类学研究就有极大缺陷。有诗人把这赞颂为“绚丽生活中的拥挤时辰”。证券经纪人的时间分分秒秒都被挤得满满当当，就像是前后站台都挤满乘客的车厢里的拉手吊带，每根都被拉得紧绷绷的。

今天又恰好是哈维·马克斯韦尔的大忙天。行情收录器的滚轴开始瑟瑟卷动，忽停忽动地吐出卷纸，桌上的电话像害了慢性病似的响个不停。人们开始涌入办公室，隔着扶手栏杆朝他大喊大叫，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横眉竖眼，有的满怀恶意，有的激动不已。信童拿着信件和电报跑进跑出。办公室的职员们忙得跳来跳去，就像与风暴搏斗的水手。连皮彻的脸也舒张开来，显得生机勃勃。

证券交易所里风云变幻，飓风、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这些自然力的剧动在经纪人办公室中微观再现。马克斯韦尔把椅子掀到墙边，如踢踏舞演员般敏捷地处理业务，时而从自动收录器跳向电话，时而从桌前跳到门口，他灵活得就像受过专门训练的滑稽演员。

经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堆越来越多但又十分重要的事务之中。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一头高高卷起的金发，上面是顶微微抖动的鹅绒帽和鸵毛羽饰，一件人造海豹皮短大衣，一串大如山核桃的珠子垂近地板，尾端还吊了一个银鸡心。这一大套东西装饰在一个沉着镇定的年轻女子身上。旁边皮彻正准备引荐她，替她作解释。

“这位小姐是从速记员介绍所过来应聘的。”

马克斯韦尔侧过身子，手上捏了一把文件和行情纸带。

“应聘什么？”他皱起眉头问。

“速记员，”皮彻说，“昨天是你叫我打电话，让他们今天上午送一个过来面试。”

“你搞糊涂了吧？”马克斯韦尔说，“我干吗给你下这个命令？莱丝丽这一年工作表现得十全十美。只要她愿意，这份工作就是她的。小姐，这儿没有空缺。皮彻，通知事务所，取消要人申请，叫他们别再送人过来。”

银鸡心离开了办公室。一路上都愤愤不平，大摇大摆，把桌椅沙发碰得乒乒乓乓。皮彻忙里偷闲地跟簿记员说，“老太爷”一天比一天心不在焉，多事健忘。

在交易所，马克斯韦尔的顾客投注的六七种巨额股票正在暴跌。业务处理越来越紧张，节奏越来越快。收进和抛出的单据来来去去的就像疾飞的燕子。他本人持有的有些股票也正处于危险之中。

经纪人工作起来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精密复杂、强壮有力、绷紧到了最大限度的机器，运转至最快速度，精确无误，坚决果断，行动时机的选择就像时钟一样准确无误。在股票、证券、贷款、抵押、保证金、债券这样一个金融世界里，人际感情或自然本性毫无落脚之地。

午餐时间逐渐临近，喧嚣之中也慢慢出现片刻暂息。

马克斯韦尔站在办公桌边，手上捏满了电报和备忘录，右耳上夹了支钢笔，几撮头发零乱地披在脑门上。窗户敞开着，已经苏醒的春天送来了一丝丝的暖意。

一丝悠悠的，也许是失散的香气透过窗户飘了进来。这是紫丁香幽微、甜美的芳菲。刹那间，经纪人怔住了。因为这香气是莱丝丽小姐所独有的气息。

这股芳香唤醒了他心中她的容貌，栩栩如生，几乎伸手可及。

金融世界转瞬间缩成一点。而她就在他的隔壁房，仅仅 20 步。

“天哪，怎么我没早点儿意识到？我现在就得去，”马克斯韦尔压低嗓子说，“我现在就去跟她说。”

他飞快地冲进里间的办公室，像个卖空头的人急于想要得到补足那样，他径直冲向速记员的办公桌。

她抬起头，笑盈盈地看着他，脸上泛出了淡淡红晕，眼睛里闪动着温柔和坦率。马克斯韦尔一支胳膊撑在桌上，手上依然握满了文件，耳朵上还夹着那支钢笔。

“莱丝丽小姐，”他仓促地说，“我只能呆一小会儿，趁这个时候跟你



说件事。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我没时间以常人的方式向你求爱，但我确实确实爱你。请快速回答我，因为那些人又在抢购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股票。”

“喔，你在说什么呀？”年轻女郎惊诧不已。她站起身，直愣愣地看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

“你不懂？”马克斯韦尔低头倔脑地说，“我爱你，莱丝丽小姐。我要你嫁给我。我早就想告诉你，手头的事情稍微松了些，我才抽空过来。又有人在打电话找我。皮彻，叫他们等一下。答应我好吗，莱丝丽小姐？”

速记员的神态叫人莫名其妙。起初，她好像惊愕万分；继而，泪水涌出了她迷惘的眼睛；其后，泪眼又发出欢笑的光芒；最后，她又满脸柔情地搂住经纪人的脖子。

“现在我懂了，”她亲切地说，“是这生意让你忘记了一切。刚才我还吓了一大跳。哈维，你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8点，我们已经在街上拐角处的小教堂结过婚了。”

财神和爱神

老安东尼·罗克韦尔以前是“罗克韦尔的尤雷卡肥皂”的制造商兼厂主，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正从第5大街私邸的书房窗口向外张望，咧着嘴笑着。住在他右边的邻居是贵族俱乐部成员，叫G·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现在他正从家里出来，走向等候他的汽车。同往常一样，他朝这座肥皂宫殿正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雕塑侮辱性地皱了皱鼻子。

“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的倔老头儿！”前任肥皂大王品评道。“你这个外来客内斯尔罗德（德籍俄罗斯政治家。这里安东尼奥用来讽刺荷兰籍移民琼斯）一不留心，伊登博物馆迟早会把你这老王八收进去。这个夏天，我要把我的房子粉刷成红白蓝3色（荷兰国旗的颜色），看你那荷兰鼻子能翘多高。”

安东尼·罗克韦尔一向不喜欢按铃来呼唤佣人。他走到书房门口，叫道：“迈克！”那嗓门就好像当年曾震破过堪萨斯大草原的苍穹。

“告诉少爷一声，”安东尼吩咐应声而来的仆人说，“叫他出门之前来我这儿一趟。”

小罗克韦尔走进书房时，老头子丢开报纸，光滑红润的宽脸盘上带着慈爱而又严肃的神情，他打量着儿子，一只手揉乱了满头银发，另一只手则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得响个不停。

“理查德，”安东尼·罗克韦尔说，“你用的肥皂是花多少钱买的？”

理查德从学校回来刚6个月，听了这话有点吃惊。他还猜不透这老头子的心思。这老头子总是像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一样，时不时地问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想应该是6美元一打，爸。”



“你的衣服呢？”

“通常是 60 美元左右。”

“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安东尼斩钉截铁地说。“我听说现在的公子哥儿都用 20 美元一打的肥皂，穿的衣服也要花上百美元。你有的是钱，可以像他们那样胡花乱用，但你始终很有分寸，也很懂规矩。现在，我仍旧使用老牌尤雷卡肥皂，这不仅仅是出于感情问题，而且也因为这是最纯粹的肥皂。如果你花 10 美分以上买一块肥皂，就相当于买了劣等的香料和包装招牌。不过，像你这个年纪，有地位有身份的年轻人用 50 美分一块的肥皂也够好了。正如我刚才所说，你是上流社会的人。人们常说，3 代人才造就一个上流人物。他们错了，有了钱办起事来就像肥皂的油脂一样灵便润滑。钱使你成了上流人物，啊，差点也使我成了上流人物。不过，我几乎同住在我们两边的荷兰佬不相上下，语言粗俗，行为古怪，举止无礼。他们两个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因为我在他们中间购置了房地产。”

“有些事情也不是有了钱就能办到。”小罗克韦尔相当抑郁地说。

“现在别那么讲，”老安东尼惊愕地说，“我始终相信钱能通神。我已经把百科全书翻到了字母 Y，还没有发现过金钱办不到的事，下星期我打算把附录也翻翻。我绝对相信金钱能对付世上的一切。你倒说说，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吧。”

“举个例吧，”理查德有点怨恨地说，“有钱也挤不进排外的社会圈。”

“啊哈！是这样吗？”这个万恶之源的金钱拥护者雷霆般地吼道，“告诉我，要是首批阿斯特人（原为德国人，后遗居美国，成为美国皮毛商、富豪兼金融家）没钱买统舱船票到美国来，你的排外社会圈子又会在哪儿呢？”

理查德叹了口气。

“这正是我打算要跟你谈的事，”老头子说道，声音缓和了下来。“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最近，你有点不对劲，孩子。我已经仔细观察你两个星期了，说出来吧。我想，在 24 小时内，我可以调动 1100 万美元，还不算房地产。要是你的肝病发了，上足了煤的“逍遥”号就停泊在海湾，两天时间就可以送你到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上的岛屿，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

“你猜得不错，爸，差不多全给你猜中了。”

“啊，”安东尼热情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开始在书房来回踱步。他这位粗鲁老爹爹的关切同情，增强了他讲实话的信心。

“为什么不向她求婚呢？”老安东尼追问道，“她一定会扑进你的怀抱。你有钱，人又漂亮，又是个正经小伙子。你的两手干干净净，还没沾上一点儿尤雷卡肥皂。你又上过大学，不过那点她不会在意的。”

“我一直没有机会呀。”理查德说。

“制造机会嘛，”安东尼说，“带她上公园散步，或者驾车出游，要么做完礼拜带她回家也可以。机会，多的是嘛！”

“你不知道现在社交界的状况，爸。她是社交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她每小时每分钟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被安排得满满的了。爸爸，我一定要得到那个姑娘，否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像是腐臭的沼泽。但我又无法写信向她表白，不能那么做。”

“呸！”老头儿说，“你是想对我说，我给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让一个姑娘陪你一两个小时吗？”

“我开始得太晚了。她后天中午就要乘船去欧洲呆两年。明天傍晚，我能单独和她呆上几分钟。现在，她还住在拉齐蒙特的姨妈家，我不能到那儿去。明天晚上，她乘8点30到站的那趟火车，允许我坐马车去中央火车站接她。我们一道乘马车赶到百老汇街的沃拉克剧院，她母亲和别的亲友在剧院休息室等我们。你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6~8分钟，她会听我表白心意吗？决不会。在剧院里或散戏之后，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根本不可能。不，爸，这就是你的金钱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的钱连一分钟也买不到，如果可以的话，富人就会长生不老了。在兰特里小姐启航之前，我是没有机会同她好好谈谈了。”

“好啦，理查德，孩子，”老安东尼快活地说，“现在，你可以去俱乐部玩了。我很高兴你的肝脏没闹毛病，不过别忘了常常去神庙，给我们伟大的财神爷烧几柱香，跪拜祈求他的保佑。你说钱买不到时间吗？唔，当然，你是不能出钱叫人将“永恒”包扎得好好的送到你家门口，但是，我已经见过，时间老人穿过金矿时，被石块弄得满脚伤痕。”

这天晚上，安东尼正在看晚报，埃伦姑妈来了。一个性情温和、多愁善感、满脸皱纹、长吁短叹、被财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她来看望她的弟